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十一

雜傳五

五代

五代

順天府

盧曾

盧程

周知裕

陳乂

趙鳳

李嚴

元行欽

馬郁

李殷

劉晞

盧文進

呂琦

趙王

趙在禮

盧導

曹國珍

李承約

張希崇

孫欽

劉在明

龍敏

劉審交

王進

盧損

盧延遜

周元豹

恒超

保定府

劉昫

弟暉

孫方諫

李從暉

弟從和
李茂勳

河間府

張文蔚

王延

王令溫

李暉

馮道

天津府

李愚

毛璋

劉處讓

李瓊

焦彥賓

正定府

李德休

李敬義

史圭

皇甫遇

張允

張鵬

曹英

王環

賈緯

楊宏裕

張記

董文廣

順德府

李周

郭璘

柴守禮

廣平府

霍存

張歸霸

弟歸厚
歸弁

張慎思

司空頴

霍彥威

鄭阮

崔居儉

王清

司徒詡

張蟻

大名府

賀瓌

龐師古

羅紹威

李鄴

曹廷隱

張溫

劉贊

孔謙

孟承晦

殷鵬

尹暉

馬全節

田武

吳承範

王周

王章

趙暉

王殷

劉詞

于德辰

馮暉

孟鵠

張遵誨

宣化府

康君立

康福

高行周
從兄行珪

冀州

王繼宏

趙州

李濤

深州

韓定辭

李崧

崔悅

兄榆

定州

趙進

馮玉

馮蒙

五代

順天府

盧曾字孝伯范陽人好書有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

事

謹案新唐書通錄與薛史梁紀皆稱朱瓊爲齊州刺史惟此傳作防禦使疑誤薛史亦同瓊降預其謀

與俱來瓊沒太祖辟爲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戇直不能取

容每勲府讌語稍洽曾率然糾正輒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

委任方重曾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使

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袖中累

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洩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證之
由是罷職歸於齊之別墅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謂之
曰子能緩頰說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曾持檄往既至青
師範囚之送於淮南遇害太祖召曾二子皆授以官舊五代史

盧程范陽人

謹案本傳言不知其世家何人薛史言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皆歷仕通顯考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范陽二房盧氏下明注懿蘊而無官懿第三子莊生鼎起居舍人與蘇楷駁昭宗諡而蘊下無程蓋脫耳謹據薛史暨世系表參補祖懿父蘊歷仕通顯舊五代史程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

鐵出使巡官唐亡變服為道士遊燕趙諸侯間豆盧革薦為

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

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

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執觴

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

田舍兒邪

謹案舊史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於張承業

當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為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

即位議擇宰相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質

不樂任事乃言革程皆唐名族可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所至驅役丁夫笞辱

官吏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敢無例程怒

笞吏背少尹任團

謹案任團原作任團薛史同考通鑑任團之弟任團光祿卿兼興唐少尹帝之從姊

婿薛史任團傳團弟團妻武皇宗女則少尹為團無疑團是時為真定尹非興唐少尹此仍薛史之誤謹改正莊宗

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方據几決事視團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團不對而去馳至博

州訴莊宗莊宗大怒趣令自盡賴盧質力解乃罷為右庶子

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五代史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文守文又見殺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

俱奔梁

謹案舊史少事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媯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旣平滄州乃以其幼子

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萬進殺繼威自稱留後署知裕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欵知裕先奔梁梁太

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所得晉兵皆

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

最然在梁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欲自殺人止之乃降

唐莊宗寵待之以爲房州刺史

五代史

魏王繼岌伐蜀召爲前

鋒騎將

舊五代史

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

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化由

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

謹案舊史作清泰初卒

贈太傅

五代

史

陳又薊門人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轉徙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署爲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卽位隨任園歸闕園薦之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不爲當路所與移左散騎常侍卒又器度促狹然性孤執尤廉於財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或謂又宜陳謳頌稱晉高祖可邀厚賄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者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卽位

贈禮部尙書

舊五代史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爲兵

鳳懼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爲鄆州節度判

官晉取鄆州莊宗得鳳喜以爲扈鑾學士

謹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

尋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謹案原文作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考莊宗紀同光元年四月己巳皇帝卽位閏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得鄆州而後卽位誤也今謹去莊宗卽位四字薛史作拜

鳳中書舍人及入汴

改授禮部員外郎

劉皇后拜張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

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不可全義養子郝

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利其財固請籍沒鳳言繼孫爲全義

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於法亦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

示天下時皇后及羣小用事言皆不納明宗立武君不通文

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

旨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朱守殷反明宗幸

汴州守殷誅又詔幸鄴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

北行而定州王都以為圖已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請罷幸

不聽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鳳好直言

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圜為相頗薦進之

五代史

圜為重誨所

傾罷相歸磁州守殷叛誣以連謀馳驛殺之

舊五代史

鳳號哭呼

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

誨慙不能對術士周元豹善相人吉凶莊宗信重之以為北

京巡官嘗相明宗當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為神將

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

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

不復召

謹案歐陽史本傳任圜為安重誨所殺而趙鳳哭之次乃述周元豹事然後述朱守殷反事考五代史纂

誤云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已丑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

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乃先述殺圜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今案薛史趙鳳傳先述朱守殷叛後載安重誨殺任圜與歐陽史異謹改正 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宮中施

物及數千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試之隨斧而碎天

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之儀姑溪居士集鳳爲莊宗

實錄將何挺論劉昫疏祕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

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

俱爲翰林學士久不遷自以材名自負因與蕭希甫非斥時

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嶠與鄰家爭水竇鳳卽左遷嶠祕書

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辭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鳳以聞詔奪嶠官流振武天下冤之安重誨爲邊彥溫等

告變明宗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啟

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卿可無

問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

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一棟
去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
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
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
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
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

五代史

及閔帝蒙塵衛州鳳

集賓佐軍校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

問於禮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聞閔帝遇弑而止

舊五代史

廢帝

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清泰二年卒

五代史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

使嚴明敏多藝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二年

二原作三

使於蜀

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

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
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
十萬東漸於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
不臣妾而淮南楊氏鳳翔李公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於
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
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
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可信乎
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
僞梁唐滅梁如拉朽況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
以滅虜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前古王者皆存而不
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間嚴應對益奇之時蜀君臣皆
庸暗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還具言可取狀初莊宗遣嚴以

名馬入蜀市珍奇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

奇貨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莊宗聞之大

怒曰王衍其能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

伐謹案吳鎮五代史纂誤云王衍世家云乾德六年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

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

而唐師入其境又十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即王衍乾德六年而同光三年乙酉歲即王衍咸康元年仍注云

是歲蜀亡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傳乃云同光三年使蜀是冬魏王西伐顯誤一年謹依王衍世家改同光三

年為以嚴為三州招撫使謹案嚴為招撫使歐史譌為招討時軍

中都招討則郭崇韜副招討則李令德又東南面與康延孝都招討則高季興嚴以招撫為名故先行今據改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

李嚴來即降眾皆以謀伐蜀自嚴始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

之喜馳入成都謹案成都原作益州吳鎮五代史纂誤云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即改為蜀郡自

後遂升爲府亦嘗建爲南京後復爲府卽不復有益州之稱
唐末王建旣得蜀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
尹其後建遂以蜀王僭號開國衍旣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
西來亦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
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
益州實不在此今遂呼爲益州恐未可也今案稱成都爲益
州歐陽史係仍薛
史之誤謹改正 衍以妻母爲託卽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

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
用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
曰汝前敢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初嚴與知祥同
事莊宗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爲解乃笞而釋之
知祥雖與嚴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
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
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
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

謹案九國志王彥銖傳李嚴之
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

過命彥銖擒斬之嚴
之左右無敢動者

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五代史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

兵囚仁恭於大安山

謹案薛史及通鑑俱作大恩山

又使行欽害諸兄弟

謹案

劉守光傳守光將契丹吐渾兵攻守文元
行欽識守文躍馬擒之囚於別室殺之

其後晉攻幽州守

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

軍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養以爲子常從

立功莊宗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

紹榮莊宗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

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劒斷其二

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

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甯軍節度使莊宗宴羣

臣於內殿

謹案薛史內宴羣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爲保傅當地褥下坐

酒酣道平生戰事